



神秘的哭声

匪夷所思的迷局，
令人屏息的情节，
无法预料的真相……
骇人哭声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姜永育 / 著

城市边缘人的悲凉和挣扎，你了解多少？
中国神探毕麦斯破案实录第二弹重磅上演！

 广西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哭声

姜永育 / 著

SHENMI DE KEN
JI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的哭声 / 姜永育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219-08507-3

I. ①神…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603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周月华
责任校对 唐柳娜 梁小琪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5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507-3/I · 1703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第一章 午夜哭声	004
第二章 鬼怪传说	022
第三章 墙内裸尸	040
第四章 夜探危机	058
第五章 尸情乱象	075
第六章 山村怨女	091
第七章 沙哑男人	108
第八章 夜半歌声	123
第九章 闺密之疑	140
第十章 神秘女子	156

第十一章	无中生有	173
第十二章	迷雾重重	191
第十三章	前夫疑云	208
第十四章	疑案又生	225
第十五章	暗夜黑影	243
第十六章	初露端倪	261
第十七章	凶手现身	278
第十八章	哭声真相	295
后记		312

引子

“有一部韩国恐怖电影名叫《鬼铃》，你看过没？”刚一见面，老毕便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看过，那是十年前的老电影了。”我心里有些疑惑，不知老毕今天葫芦里卖的啥药。

“这部电影的内容你还记得吗？”他点燃一支烟，美美地吸了一口，两只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我不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小老头，心想这次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难道他是想探讨恐怖电影不成？

“你不用担心，这次我肯定会给你讲一个更加离奇的案子，让你顺利完成采访任务。”老毕似乎知道我的心思，他微微一笑，慢悠悠地说，“下面，咱们接着说《鬼铃》，这部电影我有些淡忘了，请你把内容简单叙述一下行吗？”

“《鬼铃》讲的可是鬼故事哦。”我提醒他，“你是大名鼎鼎的刑侦专家，不应该研究鬼神之类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赶紧讲案子比较好！”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知道老毕的身份了吧？没错，老毕的大名叫毕麦斯，他可以说是中国福尔摩斯式的传奇人物。五十多岁的老毕黑瘦、矮小，貌不惊人，但破案思路独特，分析方法异乎寻常，再难的案子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据说，老毕已经破获了大小案件上百起，光我们《法制时空报》就刊发过他破获的三十多起案件。我也因

为经常采访老毕，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不用着急嘛。”老毕弹了弹烟灰，“其实研究鬼神也是一门学问，咱们东方人敬畏神鬼，所以罪犯往往利用这种心理，将一些犯罪活动伪装成鬼神所为，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恐慌和混乱。因此，要破获案件，抓住凶手，有时也需要研究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这样才可能破解罪犯心理，从而去除犯罪活动的表面伪装。”

“好吧。”我似懂非懂地点头，“那我简单说说《鬼铃》的内容：一个女人将老公的情人杀死后，将尸体掩藏在墙壁夹缝之中。几个月过去，尸体非但没有腐烂，死者的头发反而沿着墙缝不断疯长。后来，一个女记者住进这间房屋，她无意中发现了墙壁里的秘密。最后，就在这个女人即将杀害记者时，尸体突然复活，一步一步走向仇人……”

“OK！”老毕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你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曲折离奇吗？”

“还不错吧，它是我看过的恐怖电影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

“嗯，今天我要给你讲述的这个案子，可以说与《鬼铃》有相似之处，不过，它的曲折和离奇程度却远非《鬼铃》所能比。”老毕吸了一口烟说，“特别是案子里出现的那个神秘女子的哭声，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谁都无法知晓它的真相。”

“女子哭声？”

“是的，这个哭声神秘而又诡异，它先后出现过几次，一度让警方绞尽脑汁，但任凭我们费尽心机，都无法查出它的根源。”老毕说，“在调查哭声的过程中，我们无意间在墙壁夹缝里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这具尸体与《鬼铃》中的女尸一样，死亡已有四个月但基本保存完好。”

“这太离奇了吧？”我说，“这个案子听起来简直像鬼故事一样。”

“任何鬼神的東西，其实都是人在幕后操纵。案情揭晓，迷雾扫

除之后，你会觉得一切真相原来并不复杂。”

“嗯，这个案子太有特点了，毕老，你快给讲讲吧！”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采访本，连声催促。

“好！上次你采写的那部破案纪实小说《墙上美人脸》挺不错，希望你这次继续保持呀。”老毕吸了口烟，不慌不忙地讲了起来。

第一章 午夜哭声

哭声悲切，令人惊悚，那个神秘女子仿佛就在面前……然而，就在电灯亮起的一瞬间，女子的哭声再次神秘消失了……冷汗浸透了王大海的衣衫，一种前所未有的害怕和恐惧感笼罩了他的身心。这天晚上，他们在床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然而，奇怪的是，神秘哭声再也没有出现。

—

这是初春的一个夜晚，天空漆黑，夜色如墨，整座城市笼罩在残冬的孤寂和初春的料峭中。不过，在市郊的一幢小楼里，却弥漫着温馨和喜庆的氛围：小楼二楼的一家住户，正在举办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新郎新娘在一群年轻人的哄闹声中，不停地表演着各种滑稽有趣的节目。

“王大海，快亲新娘一下！”一个矮胖的年轻人起哄，“整了一个晚上，也没看到你小子和新娘亲热，你想要我们呀？”

“是呀，快亲！”两个小伙攥着新郎王大海，向新娘李小曼身上推去。

李小曼有些羞涩，她红着脸，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亲就亲，让你们羡慕嫉妒恨去吧！”王大海在李小曼嘴上匆匆啄了一下，故意发出很响的啵啵声。

“偷工减料，重来！”大家不依不饶。

晚上十点左右，贺喜的人们陆续散去。前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是新郎新娘的同事。春宵一刻值千金，大家都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再加上第二天还要上班，所以大家闹腾一阵后都自觉告辞了。

当新房里安静下来后，王大海不禁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为了这个新婚之夜，他已经盼望了很久很久。

王大海和李小曼是同一个公司的员工。一年前，雄心勃勃的王大海开始狂追李小曼，在他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追求下，李小曼终于缴械成了他的女朋友。不过，李小曼矜持、传统，在两人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恋爱过程中，任凭王大海费尽心思，花言巧语，使出无数招数，但李小曼始终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

“走吧，咱们去宾馆开房。”热恋期间，王大海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等结了婚，有了房子，我会把一切交给你的。”每一次，李小曼都是这样回答。

每每这时，王大海就会叹息一声，心里涌起一种想骂人想打人想大吼几声的冲动，不过，看到李小曼很无辜很无助很清纯的小鹿般的模样，王大海的那些冲动便统统烟消云散了。

总体来说，王大海是个勤劳质朴的好青年，他没有泄气，而是把李小曼的拒绝当成积极向上的动力。为了新婚之夜的早日到来，王大海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拼命工作，努力攒钱，终于在一年之后，他们在城郊租下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拿到房门钥匙的当天，李小曼不再拒绝了，她高兴地和王大海一起，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书，并邀请了十多个同事和好友前来参加婚礼。

然而，王大海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晚上，一个神秘女子的哭声搅

乱了他和李小曼的新婚之夜，并令他们感到惊恐万分。

哭声首先来自卫生间。当时王大海勤劳的双手正在李小曼身上游走，在他的积极探索下，李小曼呼吸急促，脸色绯红，看上去更加美丽动人。不过，就在王大海想进一步动作时，李小曼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怎么啦？”王大海抬起头，大惑不解地问。

“好像有人在哭。”李小曼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没错，是一个女人。”

王大海也听清楚了，哭声凄惨悲戚，时断时续，在寂静的午夜中听起来令人十分惊心。

“哭声好像就在卫生间里。”李小曼又说话了，因为害怕，她脸上的红晕迅速消退，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王大海的激情也如退潮的海水一落千丈，他从李小曼身上滑落下来，披上衣服，一步一步向卫生间走去。李小曼跟在他身后，步步惊心。

哭声果然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听声音，里面似乎有一个悲痛欲绝的女人，虽然隔着一扇玻璃门，但她的忧伤透过哭声，真真切切地传递出来，充溢在这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屋内。

深更半夜，谁会在里面？李小曼清楚地记得，前来祝贺的朋友和同事在十点左右便都告辞走了，卫生间里根本不可能有人！

难道是鬼？想到这里，她感到一股寒气从脊背升起，身体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为了壮胆，她悄悄打开了客厅的大灯。

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几乎在同一时间，卫生间里的哭声突然停止了，周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前后不过半分钟时间，一切显得如此诡异和不可思议！

“我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王大海壮着胆，轻轻推开卫生间的门，并顺手摁亮了里面的灯。

惨白的灯光下，卫生间里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

“卫生间里怎么可能有人？”王大海打了个哈欠，不以为然地说，“可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哭声，走吧，咱们赶紧去睡！”

李小曼不放心，她让王大海陪着，仔细检查了卫生间的每一个角落，确信里面没人后，这才回到了卧室。

躺到床上，王大海的手又不安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李小曼内心深处的激情又一次如潮升潮涨。

“呜呜……”就在两人即将迷失自我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哭声再次出现了。这一次，女子的哭声更加响亮，她似乎就在与卧室一墙之隔的客厅里哭泣。

“她，她离我们更近了……”李小曼害怕至极，她紧紧抱着王大海，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王大海的内心也涌起了一阵强烈的恐惧，不过，他明白在这种时刻自己不能退缩，他要安慰和保护心爱的女人！

“别怕，有我哩。”王大海轻轻推开妻子，打开卧室门，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客厅。

哭声悲切，令人惊悚，那个神秘女子仿佛就在面前！王大海哆嗦着摸到电灯开关，然而，就在电灯亮起的一瞬间，女子的哭声再次神秘消失了。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影！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冷汗浸透了王大海的衣衫，一种前所未有的害怕和恐惧感笼罩了他的身心。他赶紧回到卧室，将门严严实实地关了起来。

这天晚上，王大海和李小曼打开卧室里的灯，他们在床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然而，奇怪的是，神秘哭声再也没有出现。

二

上午八时，老毕的身影准时出现在市公安局门口。只要不外出办

案，这位重案组负责人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到达办公室，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办公楼异常安静，除了业务值班部门需要二十四小时值班外，其他人员上班相对准时。此时，离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楼道里静悄悄的。

老毕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左边，他刚刚踏上二楼的走廊，习惯性地往楼道里扫视了一下，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这小子，刚下去没几天，便偷偷溜回来了。”老毕微微一笑，大声喊道，“小陈，一大清早，你跑到市局来干吗？”

随着喊声，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老毕办公室伸出头来，他揉了揉眼睛，嘟囔着说：“喊什么呢？人家刚睡着就被你吵醒了。”

眼前这个个子高高、长相帅气的年轻人，就是老毕的徒弟兼助手陈冉。小陈一直跟着老毕在重案组工作。几个月前，市局选派一批年轻人到基层锻炼，局党组征得老毕同意，将小陈下派到西郊派出所当了副所长，挂职锻炼时间为半年。

“好家伙，你不在所里上班，到处瞎跑？”老毕摸出一支烟点上，美美地吸了一口说，“你昨晚值夜班了？”

“是啊，困死了。”小陈伸了下懒腰，有些疑惑地说，“毕老，我今早来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你怎么知道我进了你办公室？”

“你跟我几年，你身上的气味我还不熟悉？刚才一上楼，我就嗅到你气味了。再说，这楼道里的大脚印，除了你还会有谁？”老毕不满地指了指小陈的脚，“你是从所里直接过来的吧？你看你的鞋，把这么干净的楼道都踩脏了。”

“没办法，我们所附近正在搞拆迁，街道脏兮兮的，我自从下去工作后，鞋就没干净过。”小陈不好意思地把鞋上的灰土蹭了蹭，说，“没错，我今天是从所里直接跑步过来的。”

“嗯。”老毕点了点头，“我猜你今天跑步来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锻炼身体，二是看望一下我这个老家伙，三嘛，肯定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

“那我也就不隐瞒你了。”小陈说，“今天上午七点左右，市局110指挥中心转给我们派出所一个报警电话，说西郊的一幢出租楼里有人报警，报警人是一对新婚夫妻，他们语气惊恐，声称昨晚新房内出现诡异哭声，扰得他们一夜不敢睡觉。”

“是吗？”老毕眼里亮光一闪。

“我们赵所长认为这个报警电话有些莫名其妙，很可能是一些无聊的人报的假案，他的意思是可以不予理会，但我觉得这个报警者不像撒谎，神秘哭声有可能隐藏着深层的含义，所以坚持要来市局找你，我知道，你对这个哭声一定很感兴趣。”

“你与报警人联系过了吗？”

“联系过，但手机关机，一直没有打通。”小陈说，“我给机主发了一条短信，让他有情况及时与我联系。”

“手机关机，一般有两种情况，其一就是你们赵所长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案，报案之后，报警者因为害怕而不敢开机；其二，报警者的手机没电了，因为新房内真的出现神秘哭声，那他们除了报警，肯定还会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述说，从而导致手机电量耗尽而自动关机。”老毕说，“走吧，咱们去鉴别一下这个电话的真伪。”

两人来到办公楼后面的110指挥中心。值班员小张一见到他们，立即起身，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毕老！”

“光招呼毕老，陈哥就不招呼了吗？”小陈装出一副委屈样，叹息一声说，“人走茶凉，寒心啦！”

“刚才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还用得着再客套吗？”小张咯咯一笑，“陈所长大驾光临，还把毕老也请出山，是冲着那个报警电话来的吧？”

“没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小陈说，“快给我们放一下。”

小张摁动录音开关，报警者和110接线员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报警者：“你那里是公安局吧？我们要报案！”

接线员：“这里是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有事请讲。”

报警者：“昨晚是我和爱人新婚的大喜日子，没想到半夜里，新房内出现了一个女子的哭声，就像鬼哭一样，好恐怖啊！”

接线员：“你们希望警察去调查吗？”

报警者：“是呀，你们快点来吧，这里的地址是西郊光明村街20号附2号。”

接线员：“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报案呢？”

报警者：“开始我们光顾着害怕了，忘了报案……”

接线员：“喂，喂，怎么不说话，还在吗？”

录音到此结束，很显然，是报警者挂断了电话。

“正像你分析的那样，报警者的电话突然中断，很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小陈看了老毕一眼说，“他留下了明确的联系地址，应该不会报假案吧？”

“这个可难说了。”小张插话说，“过去我们也接到过不少报假案的电话，编得跟真的一样，地址什么的也留下了，结果出勤的警察赶去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为这，有些同志还专门跑到指挥中心来找我们算账，要求我们请客赔偿精神损失哩。说实话，我们比窦娥还冤。”

“这个接线员已经下班了吧？”老毕轻声问道。

“是的，她上午七点半交接完工作后，已经回去休息了。”小张回答。

“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个报警者会不会是报假案？”

“这个我也不好说，现在有些报假案的家伙，表演的水平真不一般，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让我们很头疼。”小张摇了摇头。

正说着，小陈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兴奋地叫了起来：“毕老，他终于来电话了！”

三

半小时之后，老毕和小陈便赶到了西郊光明村街。

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的速度不一致，这座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住的群体都不尽相同。近年来，市政府加大了对城市西面的开发力度，许多农民搬迁，农村在逐步消失，而西郊的光明村，可以说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村落了。

“随着城市发展，这一片已经被规划入城区版图。”小陈指着眼前的村子说，“听说前几年有房地产商要来这里搞开发，村子里的农民大多都搬迁了，地也征了，但后来不知为何又搁置了下来，于是那些搬迁的农民又纷纷回来，把自家的楼房租给了外来的打工人员，闲置的地也被他们种上了蔬菜和庄稼。”

“这个地方，你经常来吗？”老毕望了望四周说。

“来过几次，这里居住的多是外来人员，治安情况相对复杂，可以说是我们西郊派出所的重点整治对象，我到所里工作后，曾经到这个村处理过两次打架事件。”

村里的街道较为狭窄，很多地方，街面只能容许一辆小汽车通过。路的两旁，是一幢幢小楼房，这些楼房大多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岁月晕染和风雨侵袭下，楼房颜色灰暗，墙壁脱落，给人一种沧桑和破败之感。

整个村子很安静，街道两旁的住户大多房门紧闭，街道上，除了一两个行色匆匆的路人外，只有几只鸡在漫步，偶尔，一只狗从旁边跑过，便会让它们惊慌和鸣叫。

从一个窄窄的小巷进去，走不到几步，眼前是一大片菜地。菜地旁边，矗立着一幢小楼房。这幢楼房虽然也只有两层，但比周围的房

屋都显得气派宽敞。

楼房前面，是一个面积不大的院子。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花草在院里茁壮成长，其中一些开出了红白相间的花儿，给周围破败的环境增添了些许生气；靠楼房一侧的角落里，一棵碗口粗的香樟树拔地而起，繁茂的枝叶使整个院落显得有些阴森。

王大海和李小曼租住的是二楼左侧的套房。房间的门开着，王大海呆呆地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昨晚一夜未睡，他显得神情憔悴，疲惫不堪。

听到有人上楼，王大海赶紧站了起来，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两个陌生人，迟疑地说：“你们是警察吧？”

老毕点了点头：“我们是接到报案后专门赶过来的，你就是王大海？”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王大海显得颇为激动，“你们不知道，我和妻子好不容易租了房结婚，哪知道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可真是倒霉透顶了。”

“屋里真的有哭声？”小陈问。

“千真万确！那个哭声明明就在屋内，可昨晚我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有人。”王大海沮丧地说，“我盼结婚盼了整整一年，可一切幸福都让那个哭声给毁了。”

“我们先进屋看看再说好吗？”老毕安慰他，“你放心吧，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屋内依然保持着新房的布局，客厅里斜拉着两条丝线编织的彩带，彩带上缀满无数可爱的小红灯笼，客厅、卧室、杂物间的墙上贴着大红“囍”字，整套房间显得温馨而喜庆。

老毕和小陈先走进卫生间。卫生间的面积大约有五平方米，地面铺着乳白色的地砖，由于年代久远，地砖的颜色有些发黄，个别地砖甚至已经破裂，露出了灰黑色的水泥地。与地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